

# 汉语 物象词语 研究

---

吴汉江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7YJA740055）成果

# 汉语 物象词语 研究

吴汉江 著

◎ 吉林大学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物象词语研究 / 吴汉江著.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21. 3  
ISBN 978-7-5692-8059-3

I. ①汉… II. ①吴… III. ①汉字—表形文字—研究 IV. ①H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029934 号

书 名 汉语物象词语研究  
HANYU WUXIANG CIYU YANJIU

作 者 吴汉江 著  
策划编辑 吴亚杰  
责任编辑 吴亚杰  
责任校对 周 鑫  
装帧设计 林 雪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059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行电话 0431-89580028/29/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 [jdcbs@jlu.edu.cn](mailto:jdcbs@jlu.edu.cn)  
印 刷 香河县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3 月 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92-8059-3  
定 价 6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作者简介

吴汉江（1968-），男，江苏盐城人，文学博士。现为苏州科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及对外汉语教学。先后在《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科学》《汉语学习》《汉语学报》，以及《语文建设通讯》（香港）、《中国语研究》（日本）等海内外语言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并出版学术著作三部：《商标语言》（第一作者，两人合著）、《商品叫卖语言》（第二作者，两人合著）和《报刊语言研究》。其中，《商品叫卖语言》一书曾荣获江苏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近年来主持江苏省哲学社科研究资助项目一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一项及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社基金项目两项。

## 前 言

物象词语是汉语中极具形象色彩的一种词汇类聚，是从“形状相似”来命名的一类名词性词语，且在整个形象词语中占有较高比例。这也表明，“形状”是事物形象中最易凸显的首要特征，也最能唤起人们的认知体验。从生成的角度上看，汉语物象词语主要是隐喻造词的结果，如“月饼”“木耳”“鹅卵石”“冠状病毒”“笔记本电脑”等；当然，也有通过直接转义来指称事物或现象的物象词语，如“丝”（蚕丝→像丝的物品）、“箭头”（箭的尖头→箭头形符号）、“霸王鞭”（民间舞蹈用的彩色短棍→一种茎粗壮的常绿多浆植物）等。可以说，物象词语是汉民族具象性思维在汉语言中的一种具体而微的映射。

据考察，汉语物象词语的出现很早，最远的可追溯至先秦，如“蛾眉”“螭首”“彗星”等。当然，汉语物象词语研究的历史也很久远，主要表现为古代学者对事物或现象“得名之由”的洞察与阐释。比如，战国时代荀子曾云：“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sup>①</sup> 近人章太炎则进一步指出：“物有同状而异所者，予之一名。”<sup>②</sup> 此乃一语道破物象词语的生成实质——类物象形。不过，古代学者并非是对物象词语作整体的把握或研究，而仅仅是考释物象词语的命名理据，反映了古代训诂学对这一特殊词汇现象的初步认识。至于汉语物象词语的深入研究，则是伴随着汉语比喻造词、形象词语、词义的形象色彩、比喻词语及隐喻复合词的语义建构等方面的探讨而逐步展开的。然而，前人关于汉语物象词语的研究，多为零星的碎片化的关注，

<sup>①</sup>荀况，杨惊，荀子·正名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33.

<sup>②</sup>章太炎. 文始·叙例 [M]. 浙江图书馆用著者手写稿本影印本.

不属于系统的描写与分析，缺乏对汉语物象词语的独立观照及专题性研究。有鉴于此，本书充分借鉴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对汉语物象词语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并力图使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同时，还将汉语与其他语言中的物象词语作一定的比较，以冀揭示汉语物象词语的语言类型学特征。

全书共有八章。第一章“绪论”，主要是汉语物象词语的概说、研究综述、研究价值与方法，以及语料来源等。第二章到第七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共二十二节。先后讨论了汉语物象词语的命名取象与语义类别（第二章）、汉语物象词语的隐喻生成及其认知分析（第三章）、汉语物象词语的结构特征（第四章）、汉语物象词语的词义特征（第五章）、汉语物象词语中的小类聚（第六章）、汉语物象词语的释义与语文辞书编纂（第七章）等基本问题。第八章“结语”，是全书主要内容的概括及得出的结论，并指出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一些问题。本书主要立足于共时平面的研究，但也能注意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如对物象词语的历时词汇化、物象词语的时代色彩义、物象词语的缩略与扩展等问题的讨论。

本书对问题的探讨突破了传统比喻造词法研究的基本框架，先后对汉语物象词语的取象特点、语义类别、词汇化模式、生成动因与机制、语义建构、结构关系、词义特征、喻指语素义形成、内部小类聚和释义模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揭示了汉语物象词语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同时，本书也尝试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如隐喻理论、象似性理论、体验哲学理论、构式理论、生成词库理论、概念整合理论、范畴化理论和图式理论等，力图解释隐藏在汉语物象词语现象背后的某些规律。此外，本书还系联其他语言中的物象词语并加以比较，将汉语物象词语放在世界语言的背景下予以考察与分析，以揭示人类语言中可能蕴含的一些共性特征。

本书写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强对词汇类聚的研究，力求使词汇研究的视角多元化、研究的对象系统化，同时也使研究的方法、手段及时升级或更新，以达到继续深化词汇研究的目的。本书中的不少内容，曾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一些学术刊物上，这次写作中我又补加了近年来关于汉语物象词语的点点滴滴的思考。至于本书能否达到动笔时所设定的研究目标，我的内心还是十分忐忑的：在此，我诚恳地期待学界同人能予以批评

指正。当然，汉语物象词语的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不少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详见“结语”部分）。我将继续努力，希望能为汉语词汇研究多尽一份绵薄之力。

吴汉江

2020年深秋

<b>目 录</b>	
<b>第一章 绪论</b> .....	1
第一节 汉语物象词语概说 .....	1
第二节 汉语物象词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11
第三节 汉语物象词语研究的价值和方法 .....	22
第四节 汉语物象词语的选定标准及语料来源 .....	25
<b>第二章 汉语物象词语的命名取象与语义类别</b> .....	30
第一节 汉语物象词语的命名取象分析 .....	30
第二节 汉语物象词语的语义类别 .....	41
<b>第三章 隐喻造词:汉语物象词语的生成及其认知分析</b> .....	50
第一节 汉语物象词语的生成与隐喻造词类型 .....	50
第二节 汉语物象词语的生成与隐喻词汇化 .....	61
第三节 汉语物象词语的生成动因及机制 .....	68
第四节 生成词库理论视域下的汉语物象词语隐喻造词考察 .....	84
第五节 物性结构和概念整合理论视域下的汉语物象词语的 语义建构 .....	90
<b>第四章 汉语物象词语的结构特征</b> .....	97
第一节 汉语物象词的结构关系 .....	97
第二节 汉语物象语的结构关系 .....	103
第三节 一致性与不一致性:汉语物象词语的表层与深层 结构关系 .....	106

<b>第五章 汉语物象词语的词义特征</b> .....	111
第一节 直接性与间接性:汉语物象词语的词义类型学特征 .....	111
第二节 汉语物象词语色彩义的丰富性 .....	126
第三节 视点和论域:汉语物象词语多义与同义的形成路径 .....	144
第四节 形状隐含义素的凸显:汉语物象词语形象色彩义的生成机制 .....	150
第五节 半喻造词:汉语物象词语中形状喻指语素义的形成机制 .....	153
<b>第六章 汉语物象词语的类聚探析</b> .....	167
第一节 汉语异名同指物象词语类聚 .....	167
第二节 汉语同名异指物象词语类聚 .....	177
第三节 汉语同素逆序物象词语类聚 .....	183
第四节 汉语同素族物象词语类聚 .....	193
第五节 汉语缩略物象词语类聚 .....	197
<b>第七章 汉语物象词语的释义与语文辞书编纂</b> .....	204
第一节 汉语物象词语的释义分析 .....	204
第二节 汉语物象词语释义(语言)的存在问题及其修订成果 .....	234
<b>第八章 结语</b> .....	254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254
第二节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256
<b>参考文献</b> .....	259
<b>后 记</b> .....	269

# 第一章 绪 论

## 第一节 汉语物象词语概说

在汉语词汇中，具有丰富而鲜明的形象色彩的词语俯拾皆是，这是汉民族思维的特征之一——具象性在语言中产生的投影。这类词语多是隐喻造词<sup>①</sup>的结果，即造词者抓住不同事物在形状(shape)、颜色(color)、声音(sound)、气味(smell)等方面的相似性，并以一事物名称来指称另一事物的命名活动。例如，“鸡冠花”（状如鸡冠的花朵）、“鹅卵石”（状如鹅卵的石头）等是根据事物形状相似来命名的，“石榴裙”（如石榴花颜色的朱红色裙子）、“鸡血石”（有红色斑点色如鸡血的一种石头）等是根据事物颜色相似来命名的，“娃娃鱼”（即大鲵，叫声像婴儿啼哭的一种两栖动物）、“牛蛙”（鸣叫声音像牛的一种蛙）是根据事物声音相似来命名的，而“香蕉水”（有香蕉气味的一种无色透明溶液）、“鱼腥草”（即蕺菜，茎、叶有鱼腥味的一种草本植物）等是根据事物气味相似来命名的。

上述词语都有较强的形象色彩，故学界有人将其统称为“形象词语”，并从释义、文化等角度进行相关探讨，其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sup>②</sup>。然而，形象词语作为一个聚合体，并非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成员较多，且存

①有一段时期内，在汉语学界的不少论文和著作中，基于认知体验的隐喻造词，也叫作比喻造词。近些年来，由于受西方隐喻理论的影响，多采用隐喻造词这一表述，其实两者所指是一样的。为了行文及论述的需要，我们这里不妨采用隐喻造词的说法。

②程荣. 形象词语及其释义 [C] // 词汇学新研究——首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选集.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83-92; 常敬宇. 汉语词汇与文化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116-122.

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若能从该聚合体中再划分出更小的类聚，即对从形状、颜色、声音、气味等相似命名的词语分别进行探讨，无疑会把形象词语的研究引向深入。

基于上述设想，我们试图重点研究形象词语中的突出一类，即根据“形状相似”命名的系列词语。不难看出，在形象词语命名的多种方式中，以“形状相似”的命名方式更具显著性：该命名方式不仅为造词者更多地使用，而且生成词语的数量也是其他方式所难以企及的。例如，李海霞考察动物词语命名后有一个发现：“在命名取象选择中，体现着视觉优先（名素 80.6%），听觉次之（11.2%）；在视觉取象中，体现着形体优先（名素 40.4%），纹色、性能、动作依次减退（共 34.8%）；在形体取象中形状优先（67%），度量次之（33%）。”<sup>①</sup>也就是说，从形状特征来给动物命名常常是人们首选的一种方式。无独有偶，植物词语的命名方式中也体现了形状优先的特点。谭宏姣在研究植物词语命名规律时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人们对植物命名时，究竟选取哪些特征为依据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在形体、性态、纹色、功能、气味、质地、滋味七大类取象名素中，以形体、性态、纹色为主的视觉感知优先，功能次之……”<sup>②</sup>当然，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究其原因，“形状相似”是各个事物之间最易建立起来的直观“联系点”，故从“形状相似”的角度来给事物命名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比如，学者们在论述“比喻造词”的方式时，往往首先想到的便是从“形状相似”来命名的那些词语，如任学良论述“什么是修辞学造词法”时，就以“猴头”一词为例：“‘猴头’这个词是用什么方法造出来的呢？很显然，是根据这种蘑菇的形象特征命名的。……‘猴头’这个词就是用比喻的方法造出来的。”<sup>③</sup>可见，事物的“形状”乃是“形象”的首要“表征”，也最容易唤起人们的认知体验。所以，人们提及所谓的“形象词语”时，往往更多的是指向从“形状相似”来命名的这类词语，它们是“形象词语”中的“主力军”。有鉴于此，王艾录提出了一个带有总结性的看法：“外形相似指物体之间的外表相似或几何形状相似，外形相似在整个相似造词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因而是最常见的一种相似造

①李海霞. 汉语动物命名研究 [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2: 106.

②谭宏姣. 古汉语植物命名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4: 95.

③任学良. 汉语造词法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1: 202.

词手段。”<sup>①</sup>

那么，如何来称述这类以“形状命名”的汉语词语呢？其实，古代学者早已意识到这种以“形状相似”造词方式的存在，并把用于比拟事物形状的其他事物（他物）称之为“物象”。例如，北魏酈道元在《水经注·洛水》（卷十五）中写道：“休水……北历覆釜堆东，盖以物象受名矣。”<sup>②</sup>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覆釜堆”（山名）因山形如覆釜而得名，而“覆釜”就是一个比拟事物形状的“物象”。当然，“物象”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物象是指“事物的形象”，包含形状、颜色等；而狭义的物象是特指“事物的形状”。不过，酈道元笔下之“物象”，乃狭义的物象，而非广义的“物象”。其理由有二：

一是凡涉及因形状得名的形象地名时，书中多使用“以物象受名”一类的话。除上文所举例子外，还有其他例子。如《水经注·江水》（卷三十四）中写道：“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暗彻南山，有门象；虎牙在北，石壁色红，间有白文，类牙形，并以物象受名。”<sup>③</sup>这里所说的“荆门”是“荆门山”，因“有门象”而得名；“虎牙”为“虎牙山”，因“类牙形”而得名，两座山一并“以物象受名”。由此可见，酈道元所说的“物象”是特指事物的形状，其外延并不包含颜色等要素，即（物）象=形（状）。

二是凡涉及因颜色得名的形象地名时，书中多使用“以物色受名”一类的话。如《水经注·巨马水》（卷十二）：“沫水……左属白涧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积雪，故以物色受名。”<sup>④</sup>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白涧溪”因川石如“积雪”之色而得名，所谓“物色”即“事物的颜色”。由此可见，酈道元笔下的“物象”与“物色”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而非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物象”一般是专指事物的形状，而“物色”一般是专指事物的颜色。

事实上，古代典籍中提到“物象”之“象”，也常特指事物的“形状”。比如，古人在解释“何鼓”一词得名之由时，这样写道：“盖因何鼓

①王艾录. 汉语相似造词语义类释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13.

②酈道元. 水经注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5: 1319.

③酈道元. 水经注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5: 2848-2849.

④酈道元. 水经注 [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5: 1111.

三星中丰而两头锐下，有儋何之象，故因名焉。”<sup>①</sup>可以看出，“儋何之象”的“象”，其实指的就是“（物之）形状”。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将汉语中这类以“物象受名”的词语称之为“物象词语”<sup>②</sup>。也就是说，我们所要讨论的“物象”乃狭义的物象，即物之形状。我们之所以这样来加以限定，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与前人有关“物色词”的研究形成一个系列<sup>③</sup>，并为将来“物音词”“物味词”等研究做好准备<sup>④</sup>。

### 一、物象词语的界定

所谓物象词语，是指抓住不同事物形状上的“相似点”，并借用甲事物的名称来指称乙事物而生成的一类词语，其实质是“类物象形”。从词类上看，汉语物象词语是一类指称事物的名词性词语。这里，我们采用的表述是“物象词语”而不是“物象词”，其主要原因是：有些事物名称叫作“词”无疑是恰当的，比如“发菜”“雨丝”“鸡胸”“喇叭花”等；而有些事物名称叫作“语”似乎更合适，如“线形动物”“冠状动脉”“鸡皮疙瘩”“笔记本电脑”等。显然，在物象词的框架下来探讨物象语的特征似乎不太适宜，这也与学界一度倡导的“语词分立”做法不相一致<sup>⑤</sup>。因此，为了称述的方便及研究的需要，在不必严格区分“词”与“语”的情况下，我们将“物象词”和“物象语”统称为“物象词语”。

值得一提的是，汉语物象词语一般多为新造词语，即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词形，其中绝大部分为复合词，如“石笋、佛手、马尾辫、冠状动脉”等；也有少部分是派生词，如“小舌、冠子、盘儿”等，均属于新词新

①郝懿行. 尔雅义疏（中四释天）[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87.

②我们不取“象形词语”的说法，因为“象形”通常是作为汉字造字的基本方法提出来的，即“六书”之一；若采用“象形词语”这一说法，容易产生误解，也会使“造字法”与“造词法”纠缠不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③叶军把以“物体色”作为命名色彩的根据而产生的一类色彩词，称之为“物色词”，它是“以物命色”的结果，即“表物词素+色彩词素”的构成形式，如“火红”“橙黄”“草绿”“肉色”等。参见叶军. 谈色彩词中的特殊成员：物色词[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

④“物音词”“物味词”是我们提出的两个概念，即分别从事物的声音、味道上命名的形象词语。

⑤温端政. 论语词分立[J]. 辞书研究，2000（6）.

义。不过，也有少数物象词语不是新创的词形，而是从已有词语直接“转义”而来，即借用旧词语来喻指其他事物，属于旧词新义。例如，“齿”一词的本义是“牙”，后喻指“物体上齿形的部分”；“箭头”一词的本义是“箭的尖头”，后喻指“箭头形符号”。

## 二、汉语物象词语的特性

从总体上来看，汉语物象词语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 （一）具象性

形象思维是汉民族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汉语造词中也往往会折射出这种思维特征，即词语具有一定的形象感，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具象性<sup>①</sup>。林语堂在对比中西文化时也曾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具体的，即长于形象思维，并列举了汉语词汇的一些例子<sup>②</sup>。事实上，具象性可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形状、颜色、声音、气味等。当然，汉语物象词语的具象性，主要是指事物在空间平面上所显现的具体形状（含花纹、姿态等）。例如，“马”是我国古今社会常见的一种饲养动物，故以马的身体部位来隐喻其他事物的词语较多，以“马尾”（表形状）构成的系列词语有“～松、～香、～蜂、～藻、～辫”等；而以“马蹄”（表形状）构成的系列词语有“～决明、～刀、～草、～莲、～表、～袖、～金、～铁、～银、～香”等。其中，“马尾”和“马蹄”原本都是短语，分别指“马的尾巴”和“马的蹄子”，其形象色彩并不凸显，而它们一旦进入某个物象词语的结构中，就从短语降格为构词语素，分别表示“像马尾状的”和“像马蹄状的”结构义。这样，各个物象词语所指称事物的具体形状一下子就凸显出来，并表现出鲜明的形象色彩。又如，以“松花”（表花纹）构成的物象词语仅见一例，即“松花蛋”，在这个结构中，“松花”不再表示松树的花，而由一个合成词降格为一个构词语素，用来表示“像松针形的花纹”的结构义。此外，也有些汉语物象词语是表示“姿态”的（多指人体的姿态），如“八字步、勾镰腿、兰花指、猫步、蝶泳”等。

从上可以看出，汉语物象词语所指称的事物（本体）是具象的，而用

①吴礼权。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②林语堂。中国人（又名吾土吾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62-76。

于隐喻的物象（喻体）也是具象的。因此，以具象（事物）来指称具象（事物）是汉语物象词语的特点之一<sup>①</sup>。

### （二）常用性

汉语物象词语一般与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不少物象词语的使用频率较高，通行范围较广，具有一定的常用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以汉语人体物象词语为例来加以说明。例如，当指称人的“脸”时，有时不直接说“脸”，而会说“脸盘儿、脸蛋儿”等；当指称女子的姣好脸庞时，有时会不假思索地说出“瓜子脸、鸭蛋脸、鹅蛋脸、锥子脸、钻石脸、桃心脸”等；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脸形（甚至是算不上好看的），如“马脸、西字脸、申字脸、国字脸、用字脸、梨形脸”等。可以说，以上这些指称人脸的物象词语，在我们生活中经常会使用。又如，当指称女子的漂亮眉形时，多会用“蛾眉、柳眉、月眉、眉山”等；而指称女子的美丽眼睛时，常会说“杏眼、桃花眼、丹凤眼、柳叶眼、荔枝眼”等。当然，如果不用这些物象词语，就难以生动形象地指称女子的美好眉形和眼形。其实，我国传统小说和曲艺中对古典美女的外貌描写中也多见物象词语的身影，比如古人眼中的美女形象标准是：“柳叶眉，杏仁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杨柳细腰赛笔管。”<sup>②</sup>由此看来，汉语物象词语的词频在我们语用中的确较高，具有常用性。

汉语物象词语一般是由基本词汇中的根词参与构成的，这些词语在汉语词汇的长河中一直流淌着，不少词语在现代汉语中仍沿用，继续发挥着作用。

### （三）能产性

汉语物象词语是隐喻造词的结果，而隐喻造词又是能产的造词法之一，这意味着汉语物象词语具有一定的能产性。换言之，汉语物象词语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词汇类聚，随时随地都会吸纳新的成员。从古到今，国人们一直乐于使用隐喻造词法，且从形状相似的角度对某些事物加以命名，从而使得汉语物象词语的家族不断壮大，基本覆盖了动物、植物、人

---

<sup>①</sup>一个典型的例子莫如苏州大学独墅湖校区炳麟图书馆造型的隐喻说法了。从外形上看，该馆的确像一朵初绽的莲花，校方称之为“水晶莲花”；可学生们中间则有多种戏谑说法，有称之为“鸟巢”的，也有称之为“大碗面”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人具象思维的影响力。

<sup>②</sup>王希杰. 修辞学导论 [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0: 324.

体、器物、天文、地理、医疗等诸多方面，涉及诸多语义类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语物象词语具有较强的能产性，并形成了各个具体类聚。

当然，汉语物象词语的能产性，主要是通过物象语素<sup>①</sup>参与构造系列新词语而体现出来的。我们发现，某些物象语素具有较高的构词频率，甚至还获得了稳定的语素比喻义。例如，由“盘”字构成的汉语物象词语就有不少，主要有以下几类：（1）喻指月亮，如“玉盘、冰盘、晶盘、水精盘”等；（2）喻指太阳，如“赭盘、赭玉盘、赤瑛盘”等；（3）喻指交通工具的部件，如“车盘、轮盘、方向盘”等；（4）喻指荷叶，如“荷盘、青盘、青玉盘”等；（5）喻指发髻，如“髻盘、香盘、云盘”等；（6）喻指器物，如“磨盘、飞盘、光盘、罗盘、盘秤”等。

又如，由物象语素“轮”字构成的物象词语也不在少数，主要有以下几类：（1）喻指月亮，如“半轮、冻轮、孤轮、镜轮、兔轮、月轮、霜轮”等；（2）喻指太阳，如“飞轮、红轮、日轮、黄金轮”等；（3）喻指器具，如“轮灯、砂轮、舵轮”等；（4）喻指其他，如“年轮、碧轮（圆形的绿叶）”等。

综上所述，物象语素“盘”“轮”均具有一定的构词能力，即可通过不同本体的替换而构成同素族物象词语，并形成—个开放性的词汇聚合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语物象词语的确具有一定的能产性。

#### （四）认知性

前面说过，汉语物象词语主要是以隐喻造词方式而新创出来的一种词汇类聚。不过，作为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之一，隐喻又是建筑在人们的感知体验基础上的。因此，隐喻中凝聚着人对客体事物的初步认识与把握，也即隐喻是人的认知活动的结果。事实上，汉语物象词语就是借助已知事物及其语言形式来认知与命名其他新的事物<sup>②</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语物象词语可表现出一定的认知功能，即具有认知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隐喻是生产性的：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所没有看到的。隐喻是开放的、启发性的、引发对话的。”<sup>③</sup>

汉语物象词语的造词过程，实质上是命名者对客观事物进行形象喻化

①物象语素是指物象词语中用来凸显事物形状特征的构词语素。

②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96.

③小威廉姆 E. 多尔. 后现代课程观 [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40.

的一种思维活动。至于人们对物象词语的理解过程，也就是从自身认知储备中提取相关的物象体验，并演绎原先命名活动的一个认知过程。这也表明，物象词语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人们深化对客体事物的认知理解。当然，这种认知理解是以人们对客体事物形状的共识性为前提的。比如，像“石笋”（状如竹笋的石质物体）、“钟乳石”（状如钟乳的石质物体）、“石柱”（状如柱形的石质物体）等溶洞奇观，并非是人人都有机会一饱眼福的，但这并不会影响人们对这些词语的理解和使用，因为人们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认知体验并通过相似联想来“构建”这些认知对象，即脑海中浮现出近似它们的形象。又如，过去主要产于闽广间的“佛手柑”（一种状如佛手的果实），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对于其他地域的人来说自然难得一见；不过，由于人们对“佛手”的体验存有共识性，所以即使一个人从未见过“佛手柑”的模样，也不妨碍其通过对“佛手”的联想而获得对“佛手柑”形状特征的认知。一句话，人们可以对物象词语“望文生义”，这其实也就是物象词语的认知性表现。当然，物象词语所选取的物象，也就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个“意义支点”，它具有从已知到未知的一定认知功能。

### 三、汉语物象词语：语言类型学视野下的形象词汇类聚之一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词汇是这个符号系统中的子系统。当然，词汇系统又是由若干个更小的子系统所构成的。在汉语词汇系统中，物象词语是富有形象色彩的词汇类聚之一，且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正如武占坤、王勤所说：“一定的词语总是可以类聚为一定的词汇组系，小的词汇组系又进一步类聚为大的词汇组系。这种上下逐级隶属的现象，正是词汇的系统性在词类聚上的表现。”<sup>①</sup>

前面说过，汉语物象词语是用隐喻方式，从事物的形状着眼而加以命名的一类名词性词语。因此，汉语物象词语都有一个共同的语义特征，即[+形状]，可理解为“形状像A的B”。毫无疑问，汉语物象词语是具有共同语义特征的义位聚合体，并形成了汉语词汇中的一种特殊类聚。比如，“砖茶”“猴头”“帽舌”“木耳”“齿轮”“瓜子脸”“楔形文字”等词

<sup>①</sup>武占坤，王勤. 现代汉语词汇概要 [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15.